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一日次

謹直

漢

尚書僕射鍾離子阿意

國典

尚書僕射屈光公晃

子肅附

散騎常侍虞世洪汜

子喜附

左丞相陸敬輿凱

子倫附

中書令賀正伯邵

晉

左衛領營將軍許崇

吳興太守孔彭祖嚴

子附

劉宋

廣陵太守沈思明懷文

出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

子

尚書右僕射緒登善遂良

五部尚書姚班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左輔閣陳慶復京

諫官人人几至之敏行

見受聊香

五代

丞相林尚

判同州錢延世億

宋一

起居舍人錢子高彥遠

兵部尚書石國佐公弼

附

參知政事唐子方介

侍讀學士葉道卿清臣

江西提舉劉誼

子燾

吏部郎中劉孝叔述

曾孫岑附

知鄧州謝希深絳

金部員外郎蔣彥昭浚明

顯謨閣待制孫叔靜蓉

集賢殿修撰朱行中服

江夏尉王成德公彥

左諫議大夫毛聖可注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一 目次終

謹直目次

卷之二十一

光碧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吳興吳念祖用修氏閱

譔直

漢 凡一人

尚書僕射鍾離子阿意

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少爲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悉封還記言於太守侯霸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霸甚賢

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更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母死。廣哭泣不食。意傷之。乃聽廣歸。飲母訖。果還入獄。意審以狀聞。廣竟得減死。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友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貨物簿入大司農。

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魯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臟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當車陳諫天子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火起北宮意詣闕免冠疏請帝策報罷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近臣數被詆毀至見提曳朝廷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意獨敢諫諍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知其至誠然亦以此

故不又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先，卒於官。

三國吳

共七

尚書僕射屈光公見

子緒附

屈見字光公，天台人。仕吳爲尚書僕射。先是王夫人有寵於權，立其子和爲太子。已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悅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

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
受死。而和寵漸損。僅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
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青、楊、竺爲魯王
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
年。後遂幽閉。和於是見與驃騎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
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見等
無事。念念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
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權大怒。族誅
正。象見困。諫不止。權不聽。見遂突入見。權流涕泣。諫曰。

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
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
血辭氣不撓惟怒牽下殿杖一百斥還田里後孫皓卽
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晃子緒爲
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校尉後緒官亦至尚書僕射
散騎中常侍虞世洪記 子喜附

虞汜字世洪翻之第四子生於南海年十六翻卒扶喪
歸葬復居故里以父任入官歷選育郎時孫琳廢幼主
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琳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

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周霍光。復見於今日。今迎瑯琊王。未到而欲入宮。將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琳不擇竟立休休。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嚴扶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封餘姚侯。尋卒。

選齊尚書陸子璋瑁

子喜附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薄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
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爲起墳立墓收導其子又瑁
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
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
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譴瑁與書規之欲其遠模仲
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
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育尚書孫惟念公孫淵之巧
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

糜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不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托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御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騎黠恃遠負命此乃荒狃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上學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

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指近治遠。念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徂詐。與此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逆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

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後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隣敵之缺。未有正於此時。合近治遠。以變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

理端切遂不行赤烏二年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左丞相陸倣風凱

子禕附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放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討平山賊陳慧於零陵拜偏將軍封都鄉侯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遷左

丞相皓性惡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忤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時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億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切諫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湏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切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
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
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
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
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
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屍骸暴弃邦內傷心有議
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
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
有蕭何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

昔從家諫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
細介不訪大趣祭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
陀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
妻妻之見卑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
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
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虜
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嫁夫女吟於
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
機猶懼有失陛下臨作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

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雕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額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實。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醲醇。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所以成禮過則改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

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詹
無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
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也。明已是不遵
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
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
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
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
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
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
先帝簡士不拘甲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
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進者不遵先帝十
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
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
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
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
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

景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臺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尉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倖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考終者邪何以專
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
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
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陪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投外任
不可委以國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脩及
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
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捨遺
萬一遂卒年七十有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

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嚴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廻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中書令賀典伯邵

賀邵，字典伯，山陰人。齊之孫景之子也。孫休卽位，從中

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
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
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圍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
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
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
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賀。上下空任。
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諂諛之徒。拊
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
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

理之評士吐說道之論。遵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賢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秦線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

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柄，使定侍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人，必逃姦利。定聞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騷

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賦，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疲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凌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誥，下追二君禳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又，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

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立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賴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杆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

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相至雲
集衣不全短褐食不勝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
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賑恤
窮乏凡諸不急濫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
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
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
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上民飢於糟糠又此敏
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佑敵之不來忽
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朝勝之要也

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吾秦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失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嶓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閔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為羈僕此當

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區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典。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詢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復原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拷掠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晉 共五人

左衛領管將軍許榮

許榮會稽人仕至左衛領營將軍時朝政既紊武帝不親萬機但與會稽王道子酣歌親昵僧尼榮上疏極諫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尅獎德業疏奏帝雖不省然自是漸不平於道子當時稱其骨鯁

吳興太守孔彭祖嚴

子道民靜民福民附

孔嚴字彭祖山陰人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彘人謀立功於闔外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顧處任者

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古人爲政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
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
專征伐蕭育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廣闊屈
申之道平勃相和之議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
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貪而
無親難以感義而令雜處人間徒疑視聽耳浩深納之
及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詠議
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

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冀青屨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冀，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唐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請所別賜及給
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
又厨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
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又甄賞才
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
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劉宋 凡一人

廣陵太守沈思明懷文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新安太守宣之子懷文少

謙直

卷之二十一

七

先君堂

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父卒。官新安。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頒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遷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舜高一坐。元凶弒立。召爲中書侍郎。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加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

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
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
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
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
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
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
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旣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
不從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
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平人爲侍中。寵待隆密。揚州旣移會稽。忿浙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惟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旣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峻周朗素善。峻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峻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糴粟。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刑。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子尚等諸王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

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第，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塲。懷文曰：風

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鵞作色曰：卿欲效顏峻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峻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又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旣被免，質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竟賜死。

唐 共六人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 子昶附

虞世南字伯施，翻之裔孫也。荔之子，出後叔寄，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綺，慕僕射徐陵，自以爲勝。已由是有名。陳大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竇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至德初，除西安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

薛章清勁過世南而博瞻不及也。俱名重當時。議者方
晉之二陸。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
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
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字文化。及已。統
帝欲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得。自是衰毀。骨
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得。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
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
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還
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

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
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如此後數直
諫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
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
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
究其法爲世秘愛十一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
館學士如故祿賜坊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
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
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缺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

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典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復何示邪。勅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座焚之。後數歲。房進讜言如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尚書右僕射褚登善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之子。授秦王府鏡臺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草隸。太宗嘗勅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傳購王右軍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

所出無舛。冒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孽，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游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進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必記之矣。」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

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
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爲動容卽東賢者爲
諸王保傅且詔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於時皇子
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
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竝任刺史陛
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
安惜夫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
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
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帝嘉納太

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
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
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
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
下昔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
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無忌房
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拜遂良太
子賓客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曰一不勝師必
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

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等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旛雲輶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耳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縱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虢士瓜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遠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環荒漫决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

遂良曰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郿縣太廟春祭議
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篋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
帝於寢官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
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官近師傅專
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
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
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
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
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
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親之譏
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
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
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山之
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
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
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涇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
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
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
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勸
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

方草土號慟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樞前當時陛下手
臣頸及無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
重勤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
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甫奏長
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
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
贈大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
察使高駉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一孫附咸通九年詔
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

戶部尚書姚班

姚班武康人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篤學有大志擢明
經歷六州刺史累封宜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
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
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
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官
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

因爲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珮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奸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奸，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其四。

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師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勅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官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官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遷戶部尚書歷定州刺史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骨撰漢書訓纂而後之註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已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姚南仲，吳興武康人。父發，天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平王哥舒翰於隴上，積功至右領衛將軍。南仲舉制科，授太子校書。累遷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顧可與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官闕，南通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官以待之可也。如今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何厲。滿堂不樂。况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帝惑之。復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

曹文洽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
夜殺務盈投其誣於廁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寃
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
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邪曰不撓臣政臣隳
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
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
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
謚曰貞

按唐書以南仲爲華州下邽人故一統志不收及考

惟德輿所作碣碑載世系極詳。蓋自漢青州刺史恢
生北絳郡公倓。倓生二子。曰察。曰最。最仕隋爲
蜀王友。傳六葉。生絳州曲沃縣令績。績生宋州宋城
縣令玄。玄生發。發生南仲。則南仲最之裔孫也。其派
自吳興遠矣。第不知何世徙於下邳耳。唐書失其所
出。而一統志復不詳考。遂使姚墟之賢表於華嶽。倘
後人而思首丘。將何歸焉。今以墓碑爲正。遷之武康。
俾邇河者。知越積石而登崑崙。庶幾得其所源云。

左補闕陳慶復京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時方多艱，不宜瘞格萬機。京曰：「丞相之言非是。夫袞大節恤賢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乃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手復興，帝不聽。京爭尤，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

引郤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初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
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
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
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罷爲秘書少監。卒無子。以從。
子襄嗣。襄孫伯宣。辨著作佐郎。不拜。

諫議大夫孔至之敏行

孔敏行字至之。工部尚書述麇之子。元和初擢進士第。
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

人拜右拾遺。四遷。歷諫議大夫。李紱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者。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風力然。朝野畏憚。敏行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而雅操不逮其父。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夏曼卿香

夏香字曼卿。蕭山人。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問香以旱故。答曰。昔湯遭旱七年。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周成王悔過。而輿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以濟民命。今始罹凶災。縣界獨甚。未聞明

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惟，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長曰：是誠在我，卽罷會身捐俸，祿以贍民飢。衆服其格言。後歷任邑長，聲譽四聞。

五代

共二人

丞相林鼎

林鼎，慈谿人。夜讀書，每達曙，善屬文。工書，得歐陽率更、虞永興筆法。所聚圖書，悉出手錄。仕吳越，自鎮海軍節度判官累遷至丞相。性忠謹，政事有不逮者，必反覆極言之，必聽而後已。雖屢觸忌諱，不恤也。卒，謚貞獻。所著

詩文雜稿百餘卷藏於家。

判明州錢延世億

錢億字延世元瓘之子。倂之弟也。歷仕佐倂。佐議鑄鐵錢。以益將上。祿賜億諫有八害。其言鑿鑿可行。判明州。有善政。凡科率舊制悉除之。疏諫倂指民丁以益軍旅。常應和倂作民勞逸。由君奢儉。詩因陳諷刺。性峻拔。著屬文。建隆初。奏投奉國節度。卒年二十九。謚忠憲。

宋一 共十六人

起居舍人錢子高彥遠

錢彥遠字子高翰林學士易之子以父廕補太廟齋郎
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
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
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
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雉鬻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
里雖徃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
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
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
社之福也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

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耻言軍旅。一日契丹伯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邪？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歛軍須百出，三年於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彥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庶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

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諶門者特賜五品服
時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
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遠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
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闕冗小人宜廢不用歷
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
於官

兵部尚書石國佐公弼

弟公揆從子晝問附

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叅軍淇
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

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德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困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卒如公。弼議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人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諍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

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磨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勅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近臣執政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弊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技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弗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

秦遷御史蕪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
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
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縉之賜二百萬
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
言欲因四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爲方田
之制莫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倍克重歛
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
言吏員猥冗矣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
罷官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

京營事歸之戶部。詎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途爲清。秦
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
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
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
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蹶民根本。
因之飢饉。汴西挽用。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用。以事無
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以樞密直學士出知揚州事。
不逞爲倏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
遂破散。江賊巢越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

嚴賁哥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
轉政羅致其罪。謫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赦歸。
卒年五十五。第公揆字道佐。幼有至性。親歿廬墓三年。
人稱其孝。舉進士。歷殿中侍御史。高宗朝。極論樞密使
秦檜之奸。章十餘上。檜再相。下公揆於建昌獄。又不得
釋。以罪廢錮。而歿。子書問。字叔訪。當公揆下獄時。書問
年十四。奉其母屏居苦學。及檜死。乃抱諫草叩闕。詔復
公揆官。併官書問。歷知鄞縣。治爲浙東諸邑最。召拜司
封郎。書問居官盡心職業。其論兩淮榷場互市營田官

莊之弊著切於時。居家歲以三百斛給宗族之貧者。著
行尤著云。

參知政事唐子方介

唐介字子方，餘杭人。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改知莫
州。任丘縣，當遠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
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弗與。稍毀吾器者，必執之。」皆
帖服以去。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時張堯佐驟
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
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

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造間金奇錦緣闈寺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爭曰臣忠憤所激禹鑊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彦博在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貶春州別駕王舉政以爲太重改置英州而罷

彥博相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未幾召爲殿中侍御史人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旣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遂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機。以幸天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勅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郟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改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

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魯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爲常。帝欲用王安石，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用擾。諸公當自知之。」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還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

書用堂牒乃樞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勅
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
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用劄
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
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
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
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
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
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

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簡肅

翰林侍讀學士葉道卿清臣

葉清臣字道卿烏程人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歷遷監鐵判官上言九事多閔切時務識者聽之遷太常丞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言消復之術項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

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召還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尋以右正言知制誥。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畜。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獗。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

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卽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藜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爲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言者以清臣知兵宜守邊，而宰相陳執中素不悅清臣，卽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進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
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
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
政缺失其言多劇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
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
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
趨走時相之門人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
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
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

賊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以摺拾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官闕小事卽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僖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持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時清臣以河北之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具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和。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江西提舉劉誼

子燾附

劉誼長典人舉進士歷官江西提舉時王安石秉政變
行新法天下騷動誼上疏力言不便坐廢黜隱於茅山
以終子燾元祐間進士文章典麗尤工書法黃廷堅嘗
稱之謂羊欣復生彼命修閭帖十卷有遺文五十卷號
見南山集

吏部郎中劉孝叔述

曾孫岑附

劉述字孝叔歸安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累官都官
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
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爲侍御史

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囑託。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

中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二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魯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關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勅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劾安石以爲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搯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

爲已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
人心先朝所立法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
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
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
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遣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
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
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
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顛監處循
州監務時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恐失天下之心夫食鷹鷂者求其鷂也鷂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迂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信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曾孫岑侗儻有高義官至戶部侍郎

知鄧州謝希深絳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太子賓客濤之子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中甲科授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廩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集稿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

稽顙事者知誅殺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
厥災荒上下皆嚴茲謂歸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
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寒時變固宜策告殃咎
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
近侍以損陰而聖心優游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
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
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
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
衆不出房闕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

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卽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退。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跡。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墍。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

天惠浹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以父濤官西京，年老請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宜勿治嵩山宮，絳雖在外，猶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全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廛，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歛弛之法，近於蕪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暮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歛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滿闕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廢。

奴事以諷。徒度支判官言宜裁節歲用。禁斥奢靡。又請罷內降詔令。皆出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制誥。判流內銓。覈舊官圭田之資。以多寡爲差。差知鄧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蘊藉平居。宴然論事。果敢節操。凜如所至。大典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結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

全部員外郎蔣彥昭浚明

將浚明字彥昭其先自常州徙居奉化神宗朝浚明以
布衣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上嘉納之
授溧陽縣簿辭弗就豐稷上疏薦之稱浚明當聖治之
朝矢肥遁之志懷材抱德不鳴不躍若不及時登之廳
廊資其黼黻恐黃髮槁於丘園白駒馳於空谷除大理
評事歷官全部員外郎新法行浚明上疏言其不便執
政大怒擬竄遠方豐稷以其母老力爭之授無爲軍司
戶遷建康戶曹政有不便者輒與上官爭必改絃而後
已雖屢遭呵遣不顧也終以是坎壈死論者謂其持身

立朝堅剛正直有蹇蹇匪躬之節位不酬德君子惜之
顯謨閣待制孫叔靜馨

孫馨字叔靜錢塘人年十五游太學蘓洵滕甫稱之用
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
法叅軍守趙抃薦其才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說僧服隱
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公其門馨收按姦狀
立伏辜除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召爲屯田員外郎馨
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
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旣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

子願助我。罄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罄何爲者？京默然。旣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罄與尚書魯孝廣侍郎許幾謀，日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罄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問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罄以聞京怒，使言者証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

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通
靖。纂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蘓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
二子娶晁補之黃廷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纂一無所
顧時人稱之。

集賢殿修撰朱行中服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
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
監察御史裏行叅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
服道篤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

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去，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旋徙廬，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卞餘萬口。明年大度，又課醫持善藥，分療之，賴以安者甚眾。紹聖初，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返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坐事謫知萊州。徽宗卽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未幾徙廣州，哲宗旣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句，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

國軍卒

江夏尉王成德公彥

王公彥字成德永嘉人與兄公輔同登紹聖進士第調
江夏尉元符末上書論宣仁無負於先帝司馬光無負
於天下且言章惇迷國誤朝之罪與李林甫盧杞度長
較短未知孰甚由是廢斥入元符黨籍紹興初褒錄轉
官奉祠而終

左諫議大夫毛聖可注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舉進士歷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

皆以治辨稱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辨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寡蘆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獨召卿卽以爲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遂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奸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

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優於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籍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法，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出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略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

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廢。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部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大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管繕，並宜暫罷，以甦民困。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

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
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體。罷提舉洞宵
宮。居家數年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終